



福建僑報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發往 120 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南非、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波蘭、西班牙、阿聯酋、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2022年8月13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922期

古田縣僑聯開展“送文化進僑家”活動

本報訊 近日，寧德市古田縣僑聯開展“送文化進僑家”活動，僑聯幹部攜帶電子設備走訪探望部分行動不便的老歸僑，關心了解老歸僑的生活及身體健康狀況，利用電子設備讓他們觀看古田縣華僑歷史文化宣傳視頻短片，將悠久的華僑歷史文化送到老歸僑家中。

成後，前來參觀的僑界群眾和各界人士絡繹不絕，參觀人員對古田悠久的華僑歷史文化和展示館的展示內容高度讚賞，反響熱烈，部分老歸僑因行動不便無法前往參觀，因此縣僑聯組織了“送僑文化進僑家”活動。

見到每位老歸僑，僑聯幹部如同遇見親人，嘘寒問暖，用電子設備讓他們觀看

《古田縣僑情簡介》《古田縣僑文化展示館簡介》等視頻短片，現場解答有關涉僑問題。許多老歸僑觀看華僑歷史文化視頻短片後感慨地表示，雖親身參加祖國現代化建設，但想不到海外僑胞對祖（籍）國與家鄉古田的貢獻是如此之大，一定要發揮餘熱，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更大力量。

（喬蓮）

古田縣華僑文化展示館自 2021 年建

「中菲人文之驛」走進泉州 菲華各界歡聚「雲端」

本報訊 8月4日，由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泉州市政府、菲華各界聯合會舉辦的“根脈尋踪 情系桑梓——中菲人文之驛·走進世遺泉州”活動，在泉州與菲律賓馬尼拉分別設立會場。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泉州市市長蔡战胜出席，陳永栽、林育慶、楊華鴻、洪及祥、陳祖昌等菲律賓僑領和各界代表參加活動。

泉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曾經名滿天下的“東方第一大港”，去年憑借“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成功躋身世界遺產名錄。據介紹，此次“人文之驛”聚焦泉州，不止為探尋泉州的前世今生，更是意在追溯菲華群體乃至菲律賓與泉州的不解之緣，築牢中菲友好交流根基，增進兩國人民相知相親，助力開創中菲關係新的“黃金時代”。

現場舉行了“中菲人文之驛徵文比賽”頒獎儀式，還為網上外派華文教師代表頒發聘書。此前，菲律賓華教中心應邀組織各所華校參加徵文，此次頒獎為賽事畫下完整句號。

活動還進行了南洋華裔族群尋根謁祖綜合服務平臺項目推介，舉行《番客樓里的僑心》系列片開機儀式，以及泉州傳統特色文化展示。

泉州與菲律賓的交流往來源遠流長，隨着南洋華裔族群尋根謁祖綜合服務平臺、外派華文教師等交流項目不斷拓展，旅菲僑親與家鄉的聯繫越來越緊密。其中，僑領陳永栽連續 19 年資助菲律賓華裔青少年來中國尋根，在兩國傳為美談。2005 年開始，泉州派出 15 批次 268 名華文教師赴菲執教，深受當地華裔學生歡迎。

（林峰）

小朋友來講華僑故事



7月26日至8月4日，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開展“華僑故事我來講”小講解員培訓活動，經過 10 天的培訓課程和展廳實地模擬演練，10 名參加培訓的小講解員圓滿結業。

本期培訓課程主要圍繞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展廳知識、講解禮儀、語言表達和講解技巧等方面展開。授課老師由該館經驗豐富的講解員擔任，對所有的學員進行分段式訓練與考核，引導孩子們深入學習講解技巧，掌握華僑史知識，培養獨立講解能力。

本次活動不僅鍛煉小講解員們在參觀接待上的語言表達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也讓他們成為華僑文化和華僑精神的傳播者、繼承者和踐行者。

（劉春艷 圖/文）

2022年7月18日的黃昏時分，散落在塵土上的雨滴消去了連日來的暑氣。馬來西亞陳氏兄弟尋親群里連續發出叮叮咚咚的聲音，海外華人和福建親人正通過微信雲端認親，時而普通話，時而閩南話。

這個群是 62 歲的馬來西亞華人陳奉春建立的，7 月 18 日對於陳氏族人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天，這天圓了陳奉春和哥哥姐姐十餘年的尋根夙願，也告慰了南安新湯村僑眷、抗美援朝老戰士陳承赤和哥哥陳承沙，他們 20 多年的找尋和 100 多封信的牽挂終有了着落。

不久前的一天，陳奉春在馬來西亞的公園晨練時，遇到了華人朋友劉利興。兩人說着閩南話，相談甚歡，講到彼此的祖籍地時，陳奉春說：“我父親名叫陳承螺，已在馬來西亞過世，聽說好像是來自中國南安碼頭，我們家人一直想找到祖籍地和故鄉的親人。”劉利興對陳奉春說：“我幫你問問看。”陳奉春想着可能也會跟之前一樣，石沉大海。

7 月 8 日，劉利興帶著陳奉春去了馬來西亞南安社團聯合會理事、青年團顧問洪源泉的辦公室。洪源泉祖籍也是南安，曾回到南安幾次，劉利興想着洪源泉或許有辦法。洪源泉對陳奉春說：“南安市僑聯有在幫助華僑華人尋根，應該可以幫到你。”

洪源泉覺得線索有點少，會加大南安市僑聯尋親的難度。第二天他請馬來西亞南安社團聯合會總會長拿督陳天場幫助尋找一些陳承螺的足跡，因為陳承螺到馬來西亞後是在馬六甲落腳，陳天場正是馬六甲南安會館會長。陳天場打聽到陳承螺在馬六甲做過理髮師，找到了他工作的地方，但沒有人知道陳承螺具體來自中國的哪個地方，最後他們決定把希望寄托在南安市僑聯。7 月 18 日上午 9 時左右，洪源泉把尋根信息發給了南安市僑聯工作人員田文煒，並附上了陳承螺夫婦年輕時的照片。

田文煒對僅有的尋親信息進行分析，第一時間與碼頭鎮僑聯副主席戴耀文聯繫。戴耀文圍繞碼頭鎮有陳姓聚集的村落——康安村、新湯村和“承字輩與奉字輩”等信息進行探尋。康安村僑聯主席陳耀輝和新湯村僑聯主席陳向陽收到信息後，馬上派人查詢。陳耀輝知道碼頭鎮康安村陳氏族人、南安僑史學會會員陳春源熟悉譜志，也向他發了尋根信息。陳春源看到“承字輩與奉字輩”，認為應該是與自己同宗不同支派的



新湯村人。上午 10 時左右，陳春源等人到新湯村查閱 90 多年前修的族譜，沒有找到“陳承螺”的名字，尋根陷入困境。

經多方走訪，下午 1 時左右，一位 90 多歲的老人說，新湯村有一位乳名叫“螺啊”的人，去了馬來西亞，螺啊在族譜上的名字叫“陳承燦”。陳春源說：“當地許多人族譜上的名字和生活中使用的名字并不一致。”下午 3 時，經比對，族譜上的出生信息與陳承螺墓碑上寫的出生日期一致，初步確認陳承螺很有可能就是陳承燦。田文煒隨即跟洪源泉聯繫，建議組建一個尋親群，將雙方相關人員邀請進群，並進一步核對信息，確保尋親結果的準確度。

17 時 30 分，陳奉春與他的大哥陳奉國和南安碼頭陳承螺的二弟陳承沙的孫子陳進裕，以及陳承螺的三弟陳承赤的小兒子陳建書、孫子陳聰陽，在微信群里相聚。“您好，兄弟，今天聽到找到你們的消息，心情無比激動，平日里時常談起你們，苦于沒有聯系方式。”“這是我們南安碼頭家鄉祖屋，太公（曾祖父）、太母（曾祖母）的神主牌位就在里面”……

尋親群里跳出越來越多熟悉的名字，泛起陳聰陽思緒的漣漪。“自我懂事起，就常聽爺爺念叨在馬來西亞的老伯父（爺爺的大哥陳承螺），還給我看過許多往來的書信。”陳聰陽說，當時陳承沙已不在人世，祇有陳承赤在和陳承螺聯絡，而陳承赤也許久未收到陳承螺的來信。

少年時期，陳聰陽經常騎着自行車，載着爺爺陳承赤穿過一片田野，到鎮上找代寫書信的先生寫信，寄去馬來西亞。一趟一趟地跑，一封又一封地寄，但音信全無。“每次聽說有從馬來西

亞回來的華僑，爺爺大都會去問問有沒有老伯父的消息。爺爺擔心國內寄不到，還托他們把信帶到馬來西郵寄，也沒有收到回信。”

一天，有一位華僑告訴陳承赤，陳承螺已經去世了。一陣冷風襲來，刺骨地疼。陳承赤邁着沉重的步子，挪進了房間，繼續整理準備寄往馬來西亞的信。“爺爺知道老伯父在馬來西亞還有家人，爺爺說要找到他們。爺爺是抗美援朝老戰士，保家衛國，經過戰爭的洗禮，更懂得生命不易，更珍惜親情。”

陳承赤用 20 多年的時間往馬來西亞寄了很多信，2007 年，陳承赤帶着牽挂與遺憾離開了人世。

“十多年來，我每次遇到中國人，就會問一句‘你知道福建南安嗎？’”陳奉春說。如此執着，是為了什麼呢？他說，是為了彌補年少的陳奉春留下的遺憾，撫慰愧疚的內心，哪怕一點點。

三四歲的陳奉春離開在馬六甲生活的父親，跟隨母親到吉隆坡，兩地相距甚遠，長期沒有父

親的呵護，對於父愛的渴望也變得越來越淡。長大後，陳奉春又回到了父親身邊，但彼此之間多了一條鴻溝，那年陳奉春對於父親的教誨充耳不聞。成家立業後，陳奉春才體會到了父親的愛與不易，但彼此間還是沒有多少溝通。

陳承螺去世後，陳奉春慢慢發覺自己會時不時地沉湎於追憶父親的往事，但往事寥寥無幾。“父親曾經很想和我聊起過去，聊起他所經歷的事情，但我沒耐心去聽，現在都想不起來父親說了什麼，非常遺憾。”但有一句話在陳奉春的腦海里留下了印象，那就是“老了一定要回中國。”這一句話成了陳奉春多年來走近父親的着力點。

7 月 29 日，陳奉春和往常一樣，坐在辦公桌前，痴痴地望着牆上掛着的父母年輕時的照片。手機叮叮一聲，收到一條南安新湯村親人發來的信息。陳奉春起身望向遠方，尋根找回的片段拼湊起父親的生平往事。

20 世紀初，陳承螺出生在南安的一個村落。生活的艱難讓他萌生了去南洋打拚，改善家人生活現狀的想法。陳承螺到達馬來西亞後，當剃頭匠，走街串巷，雖然收入微薄，但常寄錢給老家親人。

在日復一日的漂泊生活中，陳承螺常常望向遠方，老家的方向。一天，陳承螺回到南安，把自己的母親水娘侯氏接到馬來西亞生活了一段時間，這是陳承螺與他的母親共度的最後時光。陳承螺的母親去世時，陳承螺沒能回到母親身邊。多少個不眠之夜，他默默地遙祭母親。

望你望過的遠方，走你走過的小路，一陣晚風吹來，樹葉沙沙作響，算不算重逢？一代代華僑華人懷着對至親之人的愧疚、感恩、懷念，在居住國支撐起溫馨的充滿親情的“我的”獨立情感世界，維系着他們與故土的聯系。

（李敏/文 陳奉春 陳聰陽/圖）



陳奉春和哥哥陳奉國的全家福